

他们台前身影的绚丽多姿
他们幕后人生的冷暖悲欢

中国导演访谈录

易立竞

易立竞

中国导演访谈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导演访谈录/易立竞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5633 - 9085 - 4

I. 中… II. 易… III. 导演—访谈录—中国—现代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9717 号

总 监 制:郑纳新

责任编辑:余 红 林东林

装帧设计:孙豫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31260822 - 129/139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90mm × 960mm 1/16

印张:20 字数:220 千字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 - 2925659)

倾心之谈,谈些什么

李海鹏

我猜想大多数翻开此书的读者是受到了导演们的吸引,想听听他们说了什么。可是这些如珠妙语并非凭空而来,我们会注意到,在这本书里,导演们每次开口说话之前都有一个记者在提聪明的问题。这就是访谈录的特殊之处,它不仅体现个体才能,还是挑战与应战的双人舞。更了解记者工作的人还可以说,好的访谈是一种令人惊叹的开采。像任何人一样,导演们的思绪情怀,可能如同矿脉沉睡在地下,或者得意忘言,未及形诸言语,甚至于他可能根本就打算谎话连篇,这时一位有着良好职业技能的记者却可以恰到好处地激发他的灵感,并让他变得坦率。这当然远非易事。这就是访谈的艺术,它体现了人性的复杂,混合着逗引与温情、心机与真诚,自有戏剧性可观。无论如何,我从来不会在读一篇访谈时忘记欣赏这一点。

我们的媒体圈里大约有六七位记者以善于访谈知名,我听过他们的名字,但偶尔读到并不觉得特别出色,因此认为易立竞是最出众者——希望这不是对其他优秀的访谈记者们的不公。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最佳提问者大多汇聚在《南方周末》的文化版和《南方人物周刊》,因为他们最有经验。在易立竞服务的《南方人物周刊》,天知道,他们已经发表了多少篇访谈录。

我当然能回忆起自己初次做访谈时是多么幼稚可笑,因此对这本杂志的

日积月累乃成的访谈技艺充满尊重之情。事实上,如果你有一个好的级别,那么人人都看得到。我记得在腾讯网的“年度新闻奖”和《南方周末》的“年度致敬”中,《南方人物周刊》的访谈录几乎获奖已成习惯。在此之中,我尤其对易立竞的作品印象深刻,当我读到她的那些最佳篇目时,比如对李亚鹏、崔永元、赵本山等人的访谈,你知道,我想的就是“它们太棒了”,它们都超出了读者的期待,话题开阔,真挚深入,而且充满了智性。然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该给作者发条儿短信以示敬意,然而我没这么做,因为当时并不认识她。它们都获奖了。赵本山那一篇就在本书之中。

直到我在《GQ》杂志工作期间,请易立竞来做刘烨的采访,才第一次见到她。那也是见识她的采访现场的好机会。晚上刘烨来了,一分钟后我就看到她与他聊得起劲儿。我站在十米之外想,唔,这是她的风格。这是我喜欢风格。我喜欢任何时刻都可以开始工作的记者,哪怕是在杂乱无章的时段中,因为这份工作的特性之一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假如错过了5分钟会不会造成永久的损失。我看到她在灯下,眼睛闪闪发亮,面部表情生动,身体以一个亲和又得体的角度前倾,而刘烨的姿态以手舞足蹈来说亦不为过,看上去就像他们是多年好友,已经坐在那儿聊了两个星期。那令人信任的天性,令人感到安全的性情,令人感到被重视的天分,自然洒脱的接近他人内心的方式,我相信,不仅我自己不可比附,也是很多人无力效仿的。那天她与刘烨聊至深夜,他谈到了他对酒精的依赖、工作和谢娜,最让我觉得精彩的则是关于在中美两国之间疲劳飞行的一段叙述,长达一千多字,易立竞从未打断。关于何为“绘声绘色”,那个段落是个很好的例证。那种口语的流动,叙述的畅快,仿佛南方的河流,要把一切裹挟而去。这并非刘烨富于语言天赋之故,事实并非如此。段落中多有颠倒、重复、语法的省略,却恰好再现了谈话现场的那种粗糙的真实感。这固然要归功于录音笔,但是哪一次访谈现场会没有一支录音笔呢?真正重要的是,采访者是位好记者,她热忱,机敏,善于回应,敏于共鸣,给了被采访者一个很好的讲述状态,促使他倾诉感受最深之事。

这远非易事。有句俗话,讲有的人热情、活络,“跟谁都能聊”。那是闲聊。

真当个记者，带着目的，正襟危坐，对方还时刻琢磨着你够不够格采访他，让你试试，你聊不起来。另外你聊的是什么？

“聊什么”才是一个好记者与一个看上去好的记者之间的本质差别。我想也正是这一点区分开了易立竞跟一些熟稔文娱圈的普通记者，后者也能跟明星们打成一片，但是他们的访谈，容我说一句冒犯的话，我宁可去看电器说明书。跟导演聊什么？一般思路是，电影呗，更流行的思路则是，钱、名、时尚品位。这当然没错。可是，倘不墨守成规，谈话就可以拥有另一种质量。在这本书里你会看到，吴镇宇不断地谈起昂山素姬；赵本山说“包括对政治也是，你必须清醒，有一个敏感的政治头脑”；陈凯歌，大概是在媒体面前最有权力意识的和最警惕的大牌导演，也提到了“文革”和良知，甚至不情愿地谈及了在“文革”中对父亲的轻微暴力行为。世界是广大的，对不对？人类也是一个深邃的存在。我想正是这种意识会造就一次高质量的谈话。

这是记者的职责。当我们说某个行业是“职业的”，那么就意味着某些事非它不可。你不可能没有建筑师而盖起一座大厦，也不可能没有好记者就获得一篇好的谈话。一个女明星有一个闺蜜，拿个录音笔放她们前面，聊吧，倘若不涉及隐私，十有八九语流细碎，情趣空洞，不堪卒读。这就体现了一个标准：一次职业的新闻采访行为的最终目标是让“真实”跃然纸上。这是“深度真实”。浮皮潦草的事实也是真实，但是并无意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吴镇宇关于昂山素姬的言论，却涉及斯人的价值观，进而呈现一个人在生活中缺少的是什么。

这正是易立竞至为优长之处，比与人打交道的能力重要得多。好的记者都会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事实可以被隐藏，人却终究无可伪饰。你可以在易立竞的访谈录中看到这一点。人们的性情正在她的询问中无声闪现，有的人开朗潇洒；有的人顽固自负；有的人倾向于自我保护，给自己做了一个壳，然后不断展示这个壳多么漂亮；有的人聪明，几乎在每个小短句中都注入一份狡猾——作者从无定论，但是它们会在言语中显影。这是读访谈录的乐趣。如果你看完了访谈，被采访者的性格还模糊一片，那么这访谈就没什么劲。最初

我喜欢易立竞的作品,正是因为读完之后,我的习见会被真正的认识取代,我会想:嘿,原来崔永元是这么想问题的,至于李亚鹏,虽然他娶了王菲这个事实挺让人嫉妒,但是说到这个人,其实还是不错的嘛!

从这个角度说,在读这本书之前,你可能并不了解本书中的导演们。或多或少,它会帮助你洗脱成见。

对一个记者来说,这也是从“术”的层面回到“价值”的层面的结果。技术当然只是辅助性的元素。我是一个技术很棒的记者,好,我去采访一个导演,我给他下几个套儿,我弄死他——你就成了一个最糟糕的记者了。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我最欣赏易立竞的一点是她从来不这么做,大概从来没有过“今天我要好好地跟他斗一斗”之类的念头。你能感到她总是心怀善意。

工作时,尤其是在采访现场刚刚露面之时,她几乎可以说是姿容庄严。可是在采访用的桌子前一坐下来,她立刻就笑起来,卸去伪装,坦诚以待。她很好地结合了一个职业记者的肃穆感和一个女性的本心。要知道,对于每个公众人物,大众都会有一些扭曲和不真切的印象,在传播学上就叫“刻板印象”。她总是不为所动。她懂得赏识人们好的一面,能看见别人之所未见,因此在她的作品中,每个人都显露出新鲜的一面,一花一叶,如沐新雨,这是重新打量的喜悦。正如名言所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一个作者在遣词造句之间自有微妙的分寸,然后影响大众,这是一个强权,想公道一些,还真得好好修炼才行。在这个意义上说,善良就是一种难得的禀赋。我自己知道在这方面犯错有多么容易,就尤其羡慕易立竞的这一点。

在她帮我做好了刘烨的访谈之后不久,我记得,有一次《GQ》编辑部开会,我的前同事唐小松说,时尚杂志的稿子也并不一定就要时尚范儿嘛,易立竞那篇在读者评价中就分数特高,说明好东西在哪里都是好东西。小松是中国最资深的时尚杂志从业者之一了,我想他的话证明了一个真理,一如前述,如果你有一个级别,那么谁都看得见,如果你有天分,你就一定与众不同。同样地,我想无论在杂志上,还是在图书中,读这些优质作品都是赏心乐事。

好吧,虽然我还有三千多字可用于表达理解与欣赏,但是作为一条迟到的短信,这已经太长了。我也非常荣幸地完成了引荐的工作:这是易立竞,这是她的书。现在,在她和导演们的咖啡桌边找个位置坐下来吧,我们可以有几个小时浑然忘我,沉浸在机智精彩的谈话之中。

目 录

陈凯歌:妥协不是坏事	001
冯小刚:我是对人民有意义的人	031
唐国强:就想做点大事	055
张国立:我的嗜好就是工作	067
贾樟柯:做电影人,是我寻找自由的一个方法	093
王小帅:我已人到中年	103
顾长卫:让电影看上去不那么堕落	110
徐 克:武侠是一种浪漫	126
胡 玫:我喜欢别人说我不像导演	141
徐静蕾:我喜欢坐在倒数第二排	153
赵本山:为国人生快乐的农民	180
吴镇宇:我不能活在重复里	217
曾志伟:我生在一个武侠世界	240
陈可辛:我不是一个愤怒青年	253
张 扬:只拍忠于自我的电影	267
王全安:拍电影是我这辈子最想做的事	279
胡 安:我在现场“杀人如草不闻声”	294
柳云龙:我是个有英雄情结的人	303

第一次见到陈凯歌，是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从红地毯那端走来的陈凯歌着一身笔挺的黑色礼服，在众明星簇拥中光彩不但丝毫未减，反倒更显气宇轩昂，甬道两边的影迷与记者们不禁悄声感叹：陈凯歌真有一种贵族气质。

在发言及回答问题时，陈凯歌的语气友善但却让提问者不敢随意发问，虽然活动全程他都在微笑，但眼神中却有种不怒而威的霸气。陈凯歌身上的霸气与他的才气一样让人印象深刻，香港导演王家卫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我要看陈凯歌的电影，就是要欣赏他那股霸气。

陈凯歌的霸气不只是在他的电影里，在拍摄现场，这种味道也依稀可辨。陈凯歌从不拿拍摄现场当战场，而是当法场：监视器前，一张便携式的帆布软椅，坐在上面的陈凯歌，看上去不是很美，然而却非常之庞然。看演员在镜头前一条、两条、三条……直到最后满意，他会把演员叫到监视器前，先回放，让演员自己看一遍，然后身不动，眼不斜，不容置疑地用鼻音而不是用嗓子哼一声：你——觉着呢？

当然他也有非常放松的时候，只要看演员戏演得酣畅绝妙，他又会探着大脑袋咧着嘴许久冲着监视器孩子一般得意傻笑。

第二次与陈凯歌面对面的专访，是在香格里拉饭店内的酒吧间，刚吃完午饭的陈凯歌上身一件蓝色带帽运动服，下着一条牛仔裤，不

紧不慢地从餐厅走到了酒吧,手里握着一盒烟,落座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服务员要打火机。许是忙了三年来的《无极》万事俱备,只等公映,那时的陈凯歌看起来很是悠闲。

采访刚开始时,酒吧里没什么人,很是安静。一个小时后,人渐渐多了起来,为了寻找安静之处,我们到了酒吧的另一隅,那里只有一个黑肤色老外在座。在采访过程中,酒吧墙上电视的声音渐渐大了起来,我与服务员商议能否让电视小点声,可老外却执意不肯,陈凯歌刚开始温和地用英语与他解释、交涉,可老外却出言不逊,陈凯歌与他用英语争执了起来。

陈凯歌说,最见不得不讲理的蛮横之人。这样的情况据他的妻子陈红讲并不是第一次了,有一次在机场 check in 的时候,大家都在排队等候,两个俄罗斯人大摇大摆地走到最前面加塞儿,任凭大家怎么说都不予理会。这时,排在另一队的陈凯歌怒冲冲地走上前去,把加塞儿的两个俄罗斯人拎了出来,用英语质问他们:“你们以为在中国就可以这么嚣张吗?你们在你们的国家也不排队吗?”两个老外看着高高壮壮的陈凯歌,心虚地站到了队伍的后边。

那个传说中不苟言笑的陈凯歌笑言自己是性情中人。

因为周末人多,香格里拉到处人声鼎沸,采访不得不几次中断,几个小时里我们换了四个地方。每决定换一个地方,他都耐心地坐在旁边等我作决定。他说自己是谦和的。而且,他自称可能是从小受母亲的影响,是个“女权主义者”,对于这点,陈红也证明陈凯歌对于女性特别尊重。

采访结束后,当他知道要拍照片时,不禁看看身上的衣服,摸摸脑袋说:“这身儿太随意了吧?形象不太好吧?”

眼前的陈凯歌与耳闻中和屏幕上的陈凯歌相去甚远。采访的几个小时里,我看到的是一个爱较真儿、有点孩子气、幽默的陈凯歌。

操着一口地道京片子的陈凯歌是北京四合院里长大的孩子。1969年,16岁的陈凯歌打起背包去了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县当了知青。在云南偏僻的山村里,陈凯歌当了3年知青,由于会打篮球,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参军入伍。直到1976年,像那个时代众多的返城知青一样陈凯歌回到了北京,在北京电影洗印

厂当了工人。1978年,当了两年工人的陈凯歌参加了“文革”结束后北京电影学院第一届的招生考试。

提起陈凯歌的导演身份,人们总是要提到他的父亲,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陈怀皑先生,好多人都认为陈凯歌能有今天的成就,跟他出身导演世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许多人却不知道,1964年,陈怀皑先生因“文革”开始被下放到山西农村,遭到红卫兵多次批斗,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因为这种种经历,陈怀皑先生认为拍电影是一件既辛苦又危险的事,极力反对陈凯歌上电影学院学导演。

父亲的反对意见在陈凯歌一番话前却显得苍白无力:“我初中一年级的学历,一直在农村砍树、操枪,后来当兵,哪儿有功夫把初、高中的数理化学习一遍,我能做上北大、清华的梦吗?只有电影学院不考数理化,让我们这样的青年能有一个机会,也登上所谓大学校园的殿堂,咱还能不知足?咱还不对电影学院一辈子感恩戴德?我问我父亲,‘若我不拍电影的话,你能一辈子养活我?’说到底,我们还要找一个生计。”

1982年毕业的陈凯歌,一年后就拍了处女作《黄土地》,出手不凡的他之后的每一部作品都受到了非同一般的关注。有人说陈凯歌的鼎盛时期是那部凄美的史诗之作《霸王别姬》,这部作品使得陈凯歌成为有着世界声誉和影响力的导演。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陈凯歌回顾20多年的导演生涯时,把青年时期在西双版纳的插队时光称为自己“灵感的源泉”——“那里有绝美的自然风光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两者可谓交相辉映”。也正是那3年时光,让他对生活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体验。

第五代导演可以说是“文革”的产物,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有10年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陈凯歌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那个时代决定了我们的一生。”这一切造成了他们这代导演在前10年、15年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耿耿于怀的电影表述,《霸王别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倪震说:“陈凯歌有经常把诗歌和哲学放在脑子里思考再思考的习惯、天性和优点,这也是《霸王别姬》思想丰厚、容量大的缘由。”有人说陈凯歌总是在自己电影中

注入近乎强势的人文色彩和思辨精神,更有甚者说,其实“他根本没搞懂电影是怎么回事,电影根本承载不了他想赋予的那么多沉重”。

陈凯歌根本不管人们在争论些什么,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拍完了自己导演生涯里的第10部电影——《无极》。

人们在关注《无极》能否成为陈凯歌的又一经典之作时,陈凯歌却说:“就电影来说,我觉得没有哪一部戏真正地能留给后代。很多人到了巴黎都会排队去看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他们真的能与大师交融在一起吗?他们欣赏的只不过是那点名气而已。说到底,拍电影还是你自己的事情。中国的电影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求存的状态,其他的什么都做不到,我要拍的就是《无极》这样的一种能活着的片子。”

陈凯歌说:“在拍摄中碰到很多不可能发生但是的确发生的事情,我曾经面对香格里拉忧郁的美丽作出决定,在这里搭建一个耗资数百万元的海棠金舍,最后却因为质量问题不得不改在内蒙古拍摄。如果说有一个职业跟拍电影相似,那就是赌博。”

陈凯歌说如果可以“再作选择,不会再做电影了”。“我拍到第10部电影了,尽管世界在变,但环境对我的影响有限,我现在是尽享天伦”,看着自己已经8岁的长子,陈凯歌不禁感叹时间过得飞快,自己已到了知天命的时候,他希望自己的生活可以“散漫一点”,因为“渐生懒惰之心”,但依旧会“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考虑市场有什么错吗?

易立竞:《无极》请日本,韩国,香港演员参与演出是考虑市场的结果吗?现在似乎很时兴这样安排演员的阵容?

陈凯歌:从这个结构上来看,大家一定会问这个问题,是不是要考虑市场,但是我觉得考虑市场有什么错吗?我想应该是没什么错的一件事儿。(没

错。)是吧?(笑)如果你要是告诉我说考虑市场没错,那我就放心了。因为我们做得比较慢,其实这么安排演员阵容是做得最早的,如果要是说别人也这么做,那某种程度上其实是跟风来的。

易立竞:是跟你们的风吗?

陈凯歌:你这么说我也不反对。因为我自己就觉得在欧美国家,各国演员的流动性是很大的,这种国际性的合作、多国性的合作是特别正常的一件事儿,但是在亚洲呢这种情况不多,因为语言的障碍,所以这么做的不多。因为我觉得从文化上来讲,特别是中日韩这三国还是有比较近似的地方吧,因为总的来讲,它还是一个儒家文化圈里头的事儿,所以我觉得恐怕是语言障碍是一个最主要的东西。但是我在最初的时候我就想,本身这个电影就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说这个事儿发生在什么时候,所以我觉得不一定只用中国演员,用日韩的演员是没问题的。出于商业考虑我觉得更没问题了。一直以来,对这个问题吧,好像大家都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就是说好像电影不应该跟商业有什么关系似的,其实这是不对的。就好像我多次说过,做房地产的人想要盈利好像是一特正常的事儿,一到电影说要盈利的话好像就不对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对中国电影发展到今天是有我自己的看法的,这个看法就是说,我们如果不能把自己的本土市场做大做强,中国电影就可能灭亡了,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可以看一看,上个世纪一些重要的电影大国他们现在还有电影吗?日本电影还有影响吗?俄罗斯电影还有影响吗?这些曾经都是在整个国际影坛上面有影响的一些重要的电影国家,现在都没了。基本上就是随着全球化的浪潮,随着美国第一主义的盛行,消失了。我自己就觉得这是一个不能想象的事儿,如果中国人真的只看其他国家电影的话,那是一个万不该发生的事儿。

易立竞:有多少电影人是这么想的呢,如果只是一个人、两个人或者几个电影人,这种努力力量又会有多大?你觉得能起多大作用?

陈凯歌:我不知道能起多大作用,这要在做的过程中间儿慢慢去看的,这

变成了一个悖论,就是说这个国家,大家都知道经济上在发展,但在电影上反而出现了严重的怀疑主义情绪,就是说你们几个人的努力有用吗?这本身就是一个奇怪的事儿,且不管最后的效果、结果是什么样的,但是总要有一些人为这个事情去做努力的,而且做这个努力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不能让中国彻底沦为一个看别人电影的国家。我们有可能在一段时间里头做出一些与国力相当的作品,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是觉得该做的还是要做的,而不是眼看中国电影就这样亡掉吧。

你说的这一点是对的,如果只是极少数人在动,是不行的,成不了气候的,所谓成气候的话必然有一个聚合,有一个规模,有一个裂变,然后才可能。我觉得中国的文化有它的特殊性,虽然呢我们在努力向西方学习的时候,老是在强调不要说我们的特殊性,不要把那个中国的文化作为一个特殊的例外,这个我同意。但同时呢,我们也有我们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说中国观众未必会永远地对西方的事物有兴趣,未必对西方的文化就那么津津乐道,说我们每天吃的是中餐,我们生活在一个中国的环境中,我们说的是中文,我们有沿袭下来的这个时间的历史流传下来的这些传统,上个世纪80年代初大家看点西方电视连续剧,现在还有西方电视连续剧吗?还有日本电视剧吗?没有了,是吧?

易立竞:你刚才提到的我们有特殊性,你觉得特殊性在哪儿?

陈凯歌:我不想特别强调这个特殊性,但是我觉得是有特殊性的。这个特殊性就是中国人永远是中国人,这就是特殊性。因为中国不是移民国家,对吧?你不像在美国,就是说不管我从哪个文化来,就是说我进了美国,就要进了庙里随和尚。它可以说美国人不永远是美国人,但是中国人永远是中国人,这个是一个特别真实的情况,是吧?

即使大量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说到底他们还是中国人,所以呢举起手来要效忠美国宪法的时候呢,其实内心深处是很犹豫的(笑),我到底是效忠谁。这就是文化起的作用。

我这种感受是从我那些加入美国籍的朋友那儿来的,但是我本人从来没有打算过加入其他国家的国籍,这个不是爱国主义,是我所说的那文化特殊性决

定的。因为我不能想象有朝一日我拿出一本护照跟你说我是美国人，我会笑话我自己的。

谁都有武功废了的时候

易立竞：你以前说过，教堂和电影之间有某种相似，电影和教堂一样，都是让人精神迷恋的场所，是给人安慰的场所。

陈凯歌：大概意思的话我是讲过，你也不用把我说的所有的话都那么当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中国信教的人就不多，所以说你让大家都体会信教的那种感觉，挺难的。另外呢，今天很现实地讲，对电影非常迷恋的人也不多，说起来有 13 亿人口的这样一个国家，如果有 5000 万人对电影有常年的热情，这个市场已经非常大了。对不对？

易立竞：现在还这样认为吗？电影是你个人的宗教，是你精神的安慰吗？

陈凯歌：也是也不是，所谓说它是的话，就是说你不管下决心做一件什么事，你都得给自己一点动力，不会轻言放弃。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如果你时时把它作为一个宗教的话，你也容易走火入魔，你也难以解脱，因为我觉得最自由的状态，大概是在两者之间来回地跳跃，要看我是什么样的状态。但是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确实是一个对我所做的事儿很认真的一个人。那你看我这本书（《少年凯歌》），一共不到 10 万字，有一点删节，你知道我写了多长时间？我写了差不多 4 个月，就这 10 万字。很长的时间，但是因为是在纽约，我可以静下心来把这本书写出来。

对于电影的感情，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我父亲是做电影的，从小在电影厂里面长大，所以我对电影有一点切肤的感觉，它不是外来输入你脑子里边的一个程序，像后来学电影的人，而是你跟这个事儿一块长大的，你对它有一个很自然的亲近感，我不愿意把这事儿说得这么大，因为现在这个年代是一个很荒疏、粗糙的年代，你要是说你信仰什么事儿的话呢，这个招来的只能是

笑话,所以我觉得你自己内心有什么感觉还是保留给自己为好,是这样一个事儿。但是我总是相信说不管时代怎么样的变化,整个节奏怎么样的加速,要把事情做好的愿望亘古以来就是如此,没有变化的。我是有很感动的瞬间,比如说我去过梵蒂冈,我到了圣彼得大教堂里头,我在那个教堂里头整整呆了5个多小时,我对罗马天主教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的,我有感觉的是,我看到一个黑衣修女在那儿跪着4个小时没动,我说什么东西支持她这么做,她在面对圣像的时候,脑子里到底想的什么呢?它转化成一种力量。这个东西我觉得在我们做事的时候可能是会给你推动的。

我不是一个信徒,我真不觉得我能有那么大的力量去做一个苦行僧似的人物,阳光之下生活很美好的,世俗生活,世俗情态,我觉得你也不必特别的反对。比如我今天去拍一个纪录片,美国的Discovery,因为要拍我,今天上午我就去了北海公园,我已经很多年没去过了,我不知道公园里那些人是不是退休的,假日里面就在那儿踢毽子,一时之间我觉得挺美好的。就真的觉得挺美好的,这种感觉,这就是世俗情态吧。

易立竞:电影还是能给你带来很多乐趣,是吗?

陈凯歌:一定能,电影根本来讲是什么呀,电影就是一个无中生有,就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比如你看《霸王别姬》,你说我看到人性原来是这样的,可是《霸王别姬》这个事儿真的是在现实的人生中出现过吗?那没有,是我们把它归纳成像《霸王别姬》这样一个电影,我觉得这一定是有乐趣的。

易立竞:知道你对中国古典文学极其热爱,你自己也喜欢写一些文字,你认为好的文字会给人带来什么感觉?好的电影又会让人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陈凯歌:其实就是情怀,你喜欢一本书,那本书里到底传达了一个什么东西,你所喜欢的东西难道真的就是具体的文字吗?是具体文字的排列组合吗?其实不是这个,文学之所以它是那样的有控制力,有影响力,实在是因为在字里行间所透露出一个跟文字本身几乎无关系的一种情怀。

看好的作品是会有有一种由此及彼,浮想联翩的感觉,它好像是你到了这个